

# 人间第一香

□ 李艳

南方人把小卖部称之为便利店，非常形象，有时买些针头线脑或是油盐酱醋时它确实便利。便利店的老板会在门口摆上一张桌子，几条长凳，撑上巨大的太阳伞，还会在店外摆放一台电视，让路过的人可以坐着边休息边看电视。如果是那种热播的连续剧，会更吸引人。看电视的人坐久了，就会买包烟或一瓶小酒，也有的会买些花生瓜子或者饮料之类的小零嘴，边看边吃，不放电视的时候，围坐的人也会买上一副扑克聚在一起斗地主，当然，牌局的结果是谁输了谁请大家喝红牛。

小城的一家便利店门外，几个人围在一起斗地主，呼天抢地的声浪像一波又一波的音雷在人群里不时爆发出来。一名戴着墨镜的白衬衫扒开包围圈挤进去，目光扫了一周便退了出来。他刚退出去，空位立即就被人填上，又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。没人认出他是谁，争得脸红耳赤的人们在哄闹中开启了下一轮格斗。

时间是最宏大的滤网，筛选一切，然后将之沉淀。静默之下，沉淀了书法，沉淀了我。我是书法，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着。我的存在像个谜，我知道我是该存在的，却道不清缘由。我海纳百川，灵活变通，我自成规矩，墨守成规。墨守成规的不是好作品，灵活变通也容易走上歧途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不完美，却也因此独一无二。我时而温婉时而狂放，时而收敛时而张扬。我是写书法的人，我是铸书法的魂。古代与现代的界限模糊不清，我是流连于人们口中永恒不变的形。史书不朽，书法不朽，我亦不朽。我冷静而浮躁，我冷血而柔情。我是向易名利的奏疏，我是抒情描画的随笔。从古到今名家千万风格迥异，后世评价褒贬不一，却也从未有过统一答案。我是书法，书法好坏不由评论，亦无对错。历来世人看不透书法，我也看不透自己。

## 【一】

紫藤又爬上了木架，太阳又从海平面升起。我看老相片里的旭日蒸腾了最后的余热。

## 【二】

灵魂隔着望远镜眺望湖面，湛蓝投下飞鸟的影子。我席地而坐，感受海水凝成天上的白云。又不堪重负地坠落。我席地而坐，与砸下的海水一起，却看不见湖面的孤鸟。

## 【三】

路灯忽闪忽亮，街上行人匆匆。有人在黑夜里打起了手电筒，有人把手电筒关上，四周却恢复了漆黑。

返璞归真

□ 胡玲

经历了起落沉浮，看尽了华丽纷繁，品尝了甜酸苦辣，最后，向往的是原始、淳朴的生活，返璞归真。

在网上看到一组新闻图片，法国一年轻美貌的模特，在她事业顶峰之时，选择退隐江湖，她厌倦了城市的争名逐利和纸醉金迷，带着家人来到乡间，置办了宅院和田地，与家人过起了桃源般的生活。她洗净铅华，做起了快乐的农妇，每日在田间农作，春种秋收，鲜花、庄稼、蔬菜、瓜果，在她的精心照料下，回馈予她繁盛的花朵和累累的硕果。她每日在自己的田园里摘取新鲜食材，制作出各种美食给家人吃，她带着孩子穿梭在花团锦簇的花园，采

撷一束束芬芳带回家。她的摄影师丈夫捕捉到她在田间地头劳作的瞬间，她穿着飘逸宽松的袍子，长发随意束在脑后，手里提一篮红宝石般鲜亮的草莓，小麦色的脸上笑容恬淡，表情富足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返璞归真的愉悦与轻松。她的照片流传到网上后，让一众尘世中苦苦挣扎的看客们好不艳羡。

而今，每逢节假日，一些乡下农庄，一些古色古香的古村，会吸引大批游人前往，吃个农家饭，田园采摘果蔬，欣赏乡野风光，成为许多人乐此不疲的爱好，说白了，不过是人们在繁忙劳累之余，想体会一次返璞归真的旅程罢了。

挤出人群的白衬衫看到便利店的柜台里坐着一名年轻的姑娘，便走进去讨水喝。

“你好，能给杯水喝吗？我身上没钱了……”

姑娘转头微笑着说：“没钱也可以喝。”说着，起身给他倒了杯热水。

他说了声“谢谢”后，就端着杯子走到外面，小心翼翼地喝着。也许是下了几天雨，又有了足够的阳光，便利店门口的几株茉莉不知何时开出了洁白的花朵，阳光下，如几粒白玉在风中摇曳着，清新典雅的花香让他有了莫名的幸福感。他弯腰捡起一粒被风吹落的小花，吹了吹花上的尘粒，然后直接放在自己的水杯里，喝一口，那股花香便盈满了整个口腔。

喝完水，转身去请姑娘再给他接一杯热水，姑娘看见杯里的茉莉花，笑着问：“你也喜欢茉莉花茶吗？”

“喜欢。小时候家里种很多茉莉花，到了花期采摘下来卖给茶商，只留一点儿自制些茉莉花茶或是茉莉花酒，在过年时招待客人用。”

“哦？去年有个年轻人在我这里讨水喝，也曾说过这样的话。他看到门口有一盆茉莉快死了，说他最擅长养茉莉花，就帮着处理了一下，茉莉后来又枝繁叶茂了。”

他的心“怦怦怦”地跳着，边摸墨镜边问女孩儿：“是不是这个人？是不是他？”

墨镜下是一张略带小麦色的年轻英俊的脸庞，满满的阳光气息，正是去年来过的年轻人。

女孩有些惊喜，便故意说：“像，虽然比以前瘦了，但更结实了，也帅了。”

白衬衫有点羞涩了，他指了指杯子，轻轻地问：“是不是长得帅才可以加水？”

女孩笑着回道：“哈哈，不帅也可以喝，我这里虽然是个便利店，但也是志愿者服务站，可以免费给有需要的人提供饮水、休息、充电等服务。”

女孩给他续满水，两个人隔着柜

台聊着天，那朵茉莉花在杯子里浮动，花香也在两人之间游移着。“你现在在哪里工作？”

白衬衫说：“做自己老本行。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去侍候那些茉莉，觉得烦，很枯燥，后来，为了给哥哥买房，就把花场卖了。”

“那么好的花场卖了多可惜呀，书上夸茉莉花是‘人间第一香’呢。”

“岂止第一香呀，那可是我父母眼里一家人生活来源的全部。卖了花场，只有我最开心，觉得终于不用在泥地里剪枝、嫁接、采摘，多爽呀！在城里打份工，这是我最向往的事了。”

“唉，可惜，你放弃的都是别人得不到的，而你向往的又是别人想逃离的。”

“是啊。这种感觉是我开始在城里打工后才真正体会到的。嘈杂的车间，没完没了地加班，让我特别想念花场的日子。虽然栽培花木也很辛苦，但每到茉莉开花时，数不清的白色花蕾在阳光下摇动着，清香入骨的

花香能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……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工厂，在这里跟他们斗了几天地主，那天，突然闻到茉莉花香，这才进来了杯水，把落花放进去，就是那杯茉莉花茶让我重返了过去的美好时光，谢谢你。”

“谢什么呀，我还想问一下你，我公司多出来的几盆茉莉花，是不是你悄悄放在那里的？”

白衬衫点点头。“滴水之香，当涌泉相报。后来我找了家花木场工作，送你的那些花都是我亲手精心培植的。上周，老板说要退休了，他的孩子不愿接手花木场的工作，交给别人他又不放心，现在呢，我成了花场的新主人了。”

“哎呀，真是大喜事呀，恭喜你！”

白衬衫说：“谢谢，不过，我还缺几个帮手，那几个斗地主的个个身强体壮的，请他们去当‘护花使者’不行不行。”

女孩笑了，说：“现在正是大好时机，我看行。”

## 烟雨东江(十八)

□ 王国志

(接上期)何云彰辞世后，东江商行遂由瑞伍、程九、三元兄弟接手经营。

三兄弟中，何瑞伍算继承了乃父的衣钵，精打细算，善于经营。而两个弟弟却不那么一心一意去经商，尤其老三何三元玩性大，常常纵情于声色犬马。何瑞伍与弟弟们长谈过几次，总还是意见相左。何瑞伍思忖，弟弟们大了，由不得他管得多了，有道是树大分叉，鸟大分窝，还是各奔前程为好。于是，在何氏家族老辈人的主持下，瑞伍兄弟三人分家了，嗣后又各置产业。其中瑞伍在上塘街伯公巷口建大屋一座，面积近千平方米，花白银约三万两，即今上塘街41号老屋；程九在下塘街建大屋一座，面积约六百平方米，花白银约二万两，即今下塘街41号老屋。至于三弟元，因当时无钱建新屋，仍住在上塘街苏屋巷口老祖屋。后来苏屋巷口老祖屋卖掉后，老三才在苏屋巷内择地再建一座新屋，面积比两个哥哥小得多，约三百平方米，耗银大约不到两万。

## 第九章 乱世惠城陷义士 恶友贪色施毒计

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惠州翟火姑起义前后，各省义军大兴。地方大吏在抓到他们后，往往视其为土匪而就地正法，然后奏报朝廷。嗣后疆吏亦乐其便利，相沿不改，后来清朝皇帝干脆以诏旨的形式，授权全国各级地方官，对抓获的土匪和倡乱者即行“就地正法”，无须上报。此法的推行，流弊甚多，往往出现滥杀无辜的现象。为此，一些开明吏官屡屡奏请朝廷，建议恢复旧制。但这些奏请往往为强吏所阻，下情不得上达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(1888年)颁布了《督办例章》，该现象才有所纠正：“除现有省份，及各省实系土匪、马贼、会匪、游勇、啸众草泽，抗拒官兵，形同叛逆者，暂准就地正法；其余寻常盗案，一律归复旧制办理，不得仍援《就地正法章程》。”但到了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，李鸿章以首辅督粤，奏称“广东盗匪猖獗，各属正办清乡，请仍暂行就地正法”，得到批准。于是官兵又在粤东大开杀戒，惠州首当其冲。

当时广东省当局以东江一带多盗，命惠州知府陈兆棠兼任清乡督办。陈兆棠即调巡防营兵两营分驻各县各乡，名为肃清土匪，实则残杀党人。仅仅一年时间，被陈兆棠罗织罪名而枉杀者有四千人之多，而被杀者中善良农民和革命分子十居其九。

当时，白色恐怖笼罩惠城各地，对清朝政府统治不满的人即使没有任何行动，只要有言论被密探侦知了，也会被当作土匪格杀勿论。而对于一些知名度高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反清人士，将其诬为土匪自然荒唐不能服众，则采取暗杀的手段密裁之。

何浩天对清廷那是不共戴天的，他虽然未参加会党不会真刀真枪地与清军干，但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抗争，那就是在他的学生弟子中、在亲朋好友中抨击清王朝的暴政，宣传反清复汉的思想。浩天博学而善言，他经常从历史中、从逸闻故事中找出一些事例，历数朝廷腐败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，痛斥官吏污吏荼毒百姓的丑恶行径。

一次，浩天给学子们讲诗，讲到黄宗羲的《卧病旬日未已，闲书所感》一诗，他语调沉痛地吟道：“此地那堪再度年？此身渐愧在灯前。梦中失哭儿呼我，天未招魂鸟降筵。好友多从忠节传，人情不尽绝交篇。于今屈指几回死，未死犹然被病眠。”浩天吟完之后，还未及讲话，犹自泪如泉涌，无法再往下讲，使学子们也悲从中来。

还有一次，何浩天在讲到女诗人时，特别举出女杰秋瑾，诵读了她的《鹧鸪天·祖国沉沦感不禁》一词：“祖国沉沦感不禁，闲来海外觅知音。金瓯已缺总须补，为国牺牲敢惜身！嗟险阻，叹飘零。关山万里作雄行。休言女子非英物，夜夜龙泉壁上鸣。”

在何浩天任教的学馆里，还有一位塾师，姓王，名湛之。王湛之是落第秀才，出生无望，终日牢骚满腹，诋毁朝政，被人认为也是对朝廷不满之人。这王秀才虽然腹中也有些诗书，长衫羽扇，一副书生模样，但他心地阴暗，嫉贤妒能。平日里，王湛之与何浩天称兄道弟，吟诗作赋，推杯换盏，暗地里嫉妒浩天的才华威望，眼睛里都要滴出血来！他还觊觎何浩天才貌美的夫人宋灵燕，常生出一些非分之想。

王湛之自然知道何浩天的家世，也知道他是一位反清志士。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动起了向官府密告何浩天的歪心思。平日里，他偷偷地将何浩天的一些言行看在眼里，记录下来。

一天，何浩天与几位同道挚友在一起喝茶聊天，无意中说起了清朝文字狱中著名的“明史案”。

(待续)



白盆珠风光

□ 惠东县文广旅体局供图

## 天鹅之吻

□ 单国伟

随着鹅城大桥依稀揭开神秘的面纱，让惠州这座千年古城平添了诸多浪漫而诗意的色彩，也让我回忆如滚滚奔流的江水滔滔不绝。

多年前，当我怀揣着美丽的天鹅梦背着行囊来到鹅城惠州安家，竟让我大失所望。那时的惠州江北满目荒凉，到处塔吊高耸，尘土飞扬。起初，因为没钱买房，我租住在老爹岭一栋没空调的老房子里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像冰窖，半夜猫狗吠不得安宁，下水道也常常被堵塞，日子过得十分窘迫。那个秋天，忙完田里的农活，父亲带着母亲坐汽车，倒火车，经过三天四夜长途跋涉，从遥远的北方农村来到惠州看我。当他们看到眼前一派忙乱的景象，以及鸽子似的出租屋，顿时心凉了一截。母亲摸着我消瘦的身体，拉着我的手直抹眼泪：“不是说好神仙待的地方吗？不是有天鹅满天飞吗？”望着父母怜爱的目光，我坚定地说：“惠州是个好地方，惠州一定会好起来，我一定能住在惠州过上好日子！”那些年，我常从江北去水口办事，途经拥堵不堪的中信大桥，有时绕道不堪重负的东江

大桥，每每耗费许多时间，经常遭受煎熬之苦。我时常想，江北何时才能四通八达？鹅城何日方能展翅高飞？

过了几年，儿子面临上学，我不得不考虑将妻儿一起接到惠州生活。可那个暑假，当妻子带着儿子从惠州火车站出来，一眼看到惠州大道糟糕路况的状况，和我那简陋的出租屋，只待了一周便以惠州天气太热，住房条件太差，孩子学校没落为由，嚷嚷着要回去。这让我身心受到严重挫伤，心中产生无尽疑问：我为什么要来惠州？惠州的未来究竟在哪里？

过了不久，从江北直通下角的合生大桥拔地而起，较好改善了江北的交通环境。那段时间，新生的合生大桥仿佛磁石般吸引了我，只要下班无事，我总要到合生大桥溜达一圈。不为别的，只为欣赏东江的迷人风光，感受合生大桥的气势磅礴。每天晚饭后，我便换上运动装，从三新南路一路向西，便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合生大桥。远远望去，它那抽象的大写意的天鹅之姿，活泼别致的鹅塔天歌的优美造型，蓬勃向上的独特气质，以及它那曲颈向天腾飞万里的美好寓意，

无不让我心驰神往。当我迈上车流滚滚的江桥，站在气势恢宏的索塔下，迎着呼啸的江风和奔流的江水，振臂高呼“惠州，我爱你！”我似乎找到了一种飞翔的感觉，我仿佛一只展翅高飞的天鹅，掠过辽阔的江面，飞向那遥远的天边。

俗话说，安居才能乐业。为早日实现我与家人的团圆梦，我下决心要在惠州买房安家。那些日子里，我每天除了勤奋工作努力攒钱外，便到处搜集房源信息，下班后跑各种房产中介。从江南到江北，从房子的地段、户型、楼层、结构到价格，再到周边学校、市场、商场、公园、车站等配套设施，我都仔细了解，逐一考察。每看到心仪的的房子，我都要仔细研究，反复斟酌，并打电话给妻子作详细讲解，希望能够打动妻子的心。

那天，在江北一家房产公司，我看了疑似对那名中介小姐姐的话百般信赖：“惠州是岭南雄郡，江北是惠州中心，未来的惠州一定会腾飞！”那时，我觉得她是个优秀的画家，或是个高超的预言家，把未来惠州描绘得无与伦比，仿佛那个木鹅的神话传说尽在眼前。随即，我做通家人的思想工

作，花光所有积蓄买了江北这套房子。我们虽背负沉重外债，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从此有了家的希望。

几年后，隆生大桥顺利通车。它那虹卧江波的优美造型，鹊桥相会的美好意象，以及“隆兴德广，生生不息”的深远寓意，再次吸引了我。当我经过这座橘红色温馨如家的大桥，看着眼前都市繁华与波光云影相映成趣，我仿佛感受到了惠州的腾飞，看到了我们一家幸福团聚的那一刻。当我兴奋地讲述惠州近年来的飞速发展，将广惠城际开通、鹅城大桥即将贯通的消息告诉妻子，希望我们早日团聚时，妻子高兴地说：“我早就盼望这一天！现在儿子上了大学，咱们终于可以团圆啦。”

那晚，我梦见和妻子夜游东江。远远望去，东江两岸高楼林立，灯火璀璨，宛若天上人间。在宽阔的江面上，皎洁的月光下，两只美丽的天鹅柔情似水，羽毛洁白如雪。它们时而曲颈游弋，时而引颈高歌，振翅欲飞，俨然一对比翼双飞的情侣。突然，一阵晚风吹来，我和妻子化作一对洁白的天鹅飞向茫茫天际……

用最本真的面目面对春花秋月，倒也坦然。只要骨子里有一份淡然，即使素颜，即使鱼尾纹和雀斑爬上脸庞，依然是优雅美丽的。

最大的愿望是将来隐居在僻静乡野，远离电脑手机，远离红尘扰攘。在那里，拥有一间面朝河流，背靠青山的房子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院子里种上花草和植物，房子旁边有几亩薄田，种上五谷杂粮和瓜果蔬菜。每天穿着布衣，素面朝天，吃自己栽种的粮食和蔬菜，品自己冲泡的清茶，和爱人赏明月照松间，与孩子在菜园里扑蝴蝶，在飘香的栀子花边读唐诗宋词。

那种返璞归真的生活，想一想都觉得美。